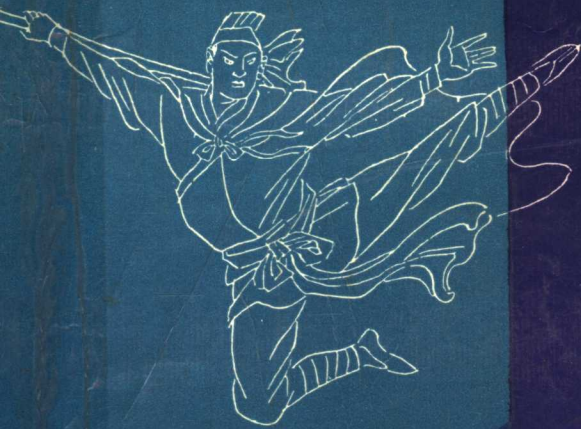


吴元喜 著

侠义风尘录

上



吴元喜 著

侠义风骨集
上

时代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长篇公案武侠小说。描写的是明朝嘉靖年间，内阁首辅严嵩把持大明国脉，结党营私。礼部侍郎徐阶，得到李全等武林侠士的扶保，与严嵩父子及其奸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最后终于实现了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的夙愿，剪除了严嵩死党。

在这场斗争中，作者不仅塑造了徐阶、严嵩这一忠一奸的历史人物形象，同时塑造了李全等众多男女侠义英雄的形象，并且塑造了高道源、刘浪等一些山贼水盗人物。故事情节惊险莫测，连环套结，波翻浪滚，引人入胜。

侠义风尘传(上) XIAYIFENGCHENZHUAN 吴元喜 著

责任编辑：刘德来

封面设计、插图：黄 莺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25印张 2插页 234 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1—147 6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5387-0080-3/1·79 定价：2.80元

沈昇



戴英





李全



方雪萍

燕雪秋

徐小飞

郑天池



施小华

五

目 录

(上)

- | | | | |
|---------|---------|---------|----------|
| 第 一 回 | 赛白猿定平除害 | 铁臂膀鏢伤刺客 | ……(1) |
| 第 二 回 | 宝成府钦差失踪 | 小花园侠女筹谋 | ……(17) |
| 第 三 回 | 救英雄尸横血淌 | 惊黄八幽谷鸣榔 | ……(33) |
| 第 四 回 | 聚英堂游侠负荆 | 野狼滩普空逞能 | ……(47) |
| 第 五 回 | 徐芳投书奔太湖 | 花郎大闹扬州府 | ……(62) |
| 第 六 回 | 徐小飞釜底抽薪 | 沈禄卿限期寻印 | ……(77) |
| 第 七 回 | 古长亭英雄离分 | 明月下美女生情 | ……(92) |
| 第 八 回 | 白云峰刀光剑影 | 徐钦差虎口余生 | ……(106) |
| 第 九 回 | 群英奋勇破贼寨 | 李全胆识惊钦差 | ……(121) |
| 第 十 回 | 刘知府勘审群贼 | 钻天燕痛别娇妻 | ……(136) |
| 第 十 一 回 | 李花郎南牢探兄 | 入云鸽千里寻夫 | ……(151) |
| 第 十 二 回 | 方雪萍法场救桩 | 恶头陀夜闯店房 | ……(163) |
| 第 十 三 回 | 杨家庄群贼闹事 | 常金赤力战刘浪 | ……(177) |
| 第 十 四 回 | 赵谷锤击花麒麟 | 李全夜袭紫金岭 | ……(193) |
| 第 十 五 回 | 郑小玉惊闻噩耗 | 燕雪秋南城失剑 | ……(210) |
| 第 十 六 回 | 常谷中计落陷阱 | 李全大战裴敬玄 | ……(226) |
| 第 十 七 回 | 群雄大闹九龙堡 | 少女逃奔果老峰 | ……(241) |

- 第十八回 仙姑池王飞捞剑 湘子亭刘浪挨打 ……(258)
- 第十九回 庄主遇害羊肠路 钦差率众回京都 ……(269)
- 第二十回 金成珠茶楼卖唱 严文举仗势欺人 ……(285)
- 第二十一回 太师府草菅人命 白海湖金老蒙冤 ……(299)
- 第二十二回 丫鬟仗义救孤女 夜巡皇城捉严喜 ……(311)
- 第二十三回 徐小飞夜入严府 金成珠大堂鸣冤 ……(326)
- 第二十四回 李祥然计激秀士 白志霄盗扇进京 ……(339)

第一回 赛白猿定平除害 铁臂膀镖伤刺客

话说明朝嘉靖年间初秋的一天夜里，离京都数百里之遥的定平县城内一片静寂。

忽然，从东大街兴隆客栈内传出一个女子的呼叫声：“救命啊！救命！”

女子喊声未落，便见两个人影飞身落入兴隆客栈后院。

“你、你不能如此无礼……”女子断断续续的话音，将两个夜行人引到一个小天井内，但见正面一间房内灯光闪亮，夜行人一个留在小天井内，另一人朝房门奔去，只听噹的一声，房门被夜行人踢开，他跨进房内，但见一位美貌端庄的姑娘，乌云散乱，惊恐至极，衣裙已被撕破，一把花剪掷于地上。姑娘被破门之人惊得目瞪口呆，怔怔地看着夜行人。

房中另一人阔府公子打扮，正欲对姑娘强行非礼之事，却被夜行人冲散。他面带怒容的掉过头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但见这个人身穿黑色衣裤，面如白纸，二目圆睁，手执钢刀寒气逼人。阔公子勉强沉住气，问道：“朋友，到此有何贵干！”夜行人说道：“路过此处，闻听呼救之声，前来看

看。”阔公子假惺惺笑着说：“哈哈，误会、误会。”夜行人问道：“这姑娘是你甚么人？”“嘿嘿，是我的妻子。”

姑娘已经恢复常态，朝着阔公子呸了一口，骂道：“你这人面兽心的豺狼！我与你素不相识，哪里是甚么鬼妻子？……好汉爷，你要是来迟一步，叫我怎么活下去呀？救救我吧，我满腹的苦情无处诉啊！”言毕，双膝一屈，跪在夜行人面前。

夜行人动了侠义肝肠，便说：“有何委屈，站起来讲！天下人管天下事，有我与你做主就是了。”姑娘站起身来正要说话，阔公子趁机转身奔出了房门。

姑娘大惊失色，忙对夜行人说道：“好汉爷，恶贼逃走了，我的爹爹可要受害呀！”“你爹爹现在何处！”姑娘哭着说：“被关在定平县牢内。”夜行人觉得诧异万分，又说道：“他跑不掉，跟我来吧。”姑娘跟着夜行人走到了小天井，又见一人手执宝剑，剑下跪着的正是那个欺辱她的阔公子。但听执剑人向执刀人问道：“如何发落他！”执刀人说道：“杀了他。”姑娘忙说道：“好汉爷，不能杀他呀。”执刀人顿生疑云，问道：“你怎么又护着他？”姑娘忙说道：“好汉爷，他是定平县大老爷的公子张龙，谁敢杀他呀！”执刀人听后朝执剑人笑道：“真凑巧，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张龙。既然张大老爷不愿管教他，就让我们公道衙门来管教，今夜在这里发放了他，也为一方父老们除害！”

张龙吓得胆散魂飞，正要张口呼喊，夜行人手中那口亮如水银、冷似寒冰的钢刀呼地一挥，只听咚的一声，张龙头滚尘埃。

姑娘见张龙被杀，心中害怕，周身颤抖。但听执刀人说道：“姑娘休要多虑，此处已不能久留。快请进房去收拾一下，将随身行李带上，与我们离开这里，再设法搭救你的爹爹。”姑娘到了这步田地，只得转身走进房内。少许，拿着一个小包儿与两个夜行人逃出兴隆客栈。

三人穿街绕巷，避开巡更之人，来到了下西街王家老店。执剑人轻轻敲了几下门板，老店东王清将门打开，让三人进到帐房，随手将门掩上。老店东借着灯光对姑娘打量一阵，才向两位夜行人说道：“二位爷，我白日告诉你们的，有位姑娘坐在车上涕哭，被差役们送回了兴隆客栈，正是这位小姐。”执剑人说道：“王大伯，有劳你先给这位小姐找个住处，今晚还有事咧。”王清把三人引到一间房内，执刀人向姑娘说道：“小姐不用害怕，我姓沈名异，人称赛白猿。这位是戴英，外号铁臂膀。我们从宝成府来到定平，沿途得知张龙作恶多端，正要寻找这厮算帐，不料今夜相遇。请问小姐姓名？是本地人、还是路过此地？”姑娘答道：“小女周月娟，山东德州龙云镇人氏。四年前，家父将小女终身许与了焦家。过了两年，焦家迁往京城经营绸缎生意。前月焦家来信，并派人送来银两，要我爹爹送小女进京完婚。爹爹雇了两名车夫，上路行有二十余日，来到这定平县界，投宿在兴隆客栈，谁知身遭横祸……”

沈异、戴英听后，各自心里有数。两人商量片刻，沈异对周月娟说道：“周小姐，王大伯是个好心人，你就在这里安心住下。为了你的事我们还要出去片刻，请你不要离开这里。”“多谢两位爷相救之恩，你们的话我谨记就是。”

话说沈异、戴英出了王家老店，来到兴隆栈内，两人蹑手蹑足潜近一间亮灯的房间，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姐夫，夜深了，那边小院怎么还没有消息？”另一个人说道：“你真是个笨人，早时小院门儿猛响一声，你能猜出是什么原因吗？”“这……是公子把门牢牢关上了？”“被你猜中了，此时公子正在尽情取乐咧！”房内二人早就饮了一阵酒，谈到这时俱觉睡意浓浓，他们起身过去倒在床上，恍恍惚惚入了梦乡。

沈异低声对戴英说道：“这两人就是周月娟说的那个刑房书办邱玉章和他的小舅子兴隆栈掌柜刁荣。你留在外面，我先进去。”沈异推开虚掩的门儿，走进房内，见桌上摆着吃剩的酒菜。他伸手端起半盏凉茶，冲着刁荣脸上倾去，“呀……”刁荣一声惊叫醒来了。邱玉章也被惊醒，二人翻身从床上坐起，举目一看，见沈异手横钢刀，目光咄咄逼人，二人心虚胆战，只要那人手中家伙一晃，就要取热货！看来是碰上收命的好汉了。

刁荣灵机一动，满脸带笑说道：“爷且请坐，有事请直言。小弟刁荣不是那等吝啬之人。”沈异冷笑道：“爷非为财帛而来，倒想知道你们这两郎舅是怎样坑害周家父女的？”刁荣忙朝邱玉章说道：“姐夫，这位爷说的事我怎不知道呀！”邱玉章也装模作样地说道：“我也被蒙在鼓里呀！只好等到天明后，去问问县衙的杜班头和李班头。”沈异见二人言语支吾，神色虚惊面含诡诈。便把手中钢刀一摆，说道：“不愿讲吧？把头伸过来。”刁荣被吓得四肢颤抖，忙说：“愿、愿讲，请爷把家伙招呼住，稍动一下就使人头晕目眩呀！”

说罢，又转身朝邱玉章说道：“姐夫，你就说了吧，这位爷只要知道张公子和周家姑娘好事已成，气就消了。到那时还得感谢我们的主意好咧。”邱玉章恶狠狠地盯了刁荣一眼，说道：“你在胡说些什么？笨货。”沈异见此情景，朝邱玉章靠近一步，厉声说道：“姓邱的，陷害周家父女之事，快给爷写出来。天亮前写不完，爷就提着你的人头赶路！”

“这这……”邱玉章心悸胆怯，但又不敢写出实情。这时，刁荣已在另一张桌上放好纸笔。邱玉章正自为难，忽听门外有人说话：“老弟，姓邱的不乐意写就拉倒，取货上路吧！”邱玉章心头一紧，忙走近桌边提笔在手。又听沈异说道：“姓邱的，若有一句不实之词，休怪某手下无情。”邱玉章无可奈何，只得将兴隆栈发生的事一一写出。

沈异看过供纸，说道：“邱玉章，把你的姓名也写上。”

“这……”“哼，官府取供词，不是也要画押吗？爷是公道衙门，规矩照样。”邱玉章只得画押，刁荣也落上了姓名。沈异把供词折叠好放进怀内，又朝二人说道：“爷有要事在身，不便奉陪。今留下一言，你二人切记！周子豪含冤坐牢，足够辛酸。你等再要加害于他，爷就来登门拜访！”沈异说罢，出门而去。

邱玉章死盯着半支残烛呆了一阵，但听刁荣问道：“姐夫，那夜行人还会来吗？”“我怎么知道？今晚的事不能说出去。”二人商量了一阵，已是四更天了。忽听栈外有人敲门，刁荣壮着胆走去把门打开，原来是书僮张福从内衙赶来接张龙回衙。两人来到房内，听邱玉章说道：“张福，你悄悄到周小姐住的客房外听听，若能见到公子，就说我讲的：

天明前，必须用轿把周小姐抬进衙去。记住了吗？”“记住了。”张福提了一盏小灯笼，走到小院天井，忽觉一股血腥味儿吹来。心想：这味不正呀！邻近有屠房在宰猪？……正自想着，被地上一个软绵绵的东西绊了一跤，忙低头一看：“哟，是人！……呀，公子被杀了！快来人呀！……”

邱玉章与刁荣闻声来到小院。见张龙身首异处，吓得说不出话来。邱玉章走进周月娟住过的房内看了一阵，复身出来，忙说：“刁荣，你去叫栈中伙计来看着尸首。我和张福回衙报信！”

天刚破晓，定平知县张守德带人围住了兴隆客栈。快班班头杜大海、李长江带领差役进内搜查，刑房仵作入内验尸。折腾了一阵，一无所获。验尸之人回禀：张龙系一刀致命，身首各异。张守德束手无策，只好命人收殓死尸，自己带领人役转回衙内。

邱玉章硬着头皮来到张守德的书房：“小职参见大老爷。”张守德气冲冲地叫道：“哼！你们办的好事？准备堂事，将周子豪带上公堂，活活打死！”“启禀大老爷，公子被杀与周子豪无关。先捉拿凶手要紧。”正在这时，一名内堂差来到书房：“禀大老爷，钦差大人的旗牌官路过定平县。”“可曾歇马？”“穿城而过。曾在衙前停步传谕：明日钦差大人在定平县歇马，让大老爷准备驿站。”“啊……玉章，这位姓徐的钦差，乃京中严老恩师的对手。自出京来已查办了严府的几位得意门生。衙内的事，暂且放下。你去张罗驿站事儿。明日迎接事宜，自有本县安排。”“遵命。”

翌日正午，张守德率领所辖文武属员，出城三里，迎接

钦差到来……

钦差徐阶，乃朝中礼部侍郎。因何外巡？书中交代：明世宗执掌朝政至中年，一意修玄，苦求长生。终日乐享皇官，淫色无度，疏于政事。朝中文武愕然，一片叹息！朝权落入武英殿大学士、内阁首辅严嵩手内。严嵩及子世藩，把住了大明国脉，独霸朝纲，专利无厌；政以贿成，官以赂受。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民膏，天下百姓怨声载道。徐阶与御使邹应龙，素怀弹劾严嵩之意，立志搬倒这个历年专政的奸佞之臣。怎奈时机不成，只得相机而行。

一日世宗设朝，吏部尚书严讷启奏，宝成府总兵周荣凯差人送本进京，奏道宝成知府何天志，夜间于书房中被刺身亡。邻近州城匪风遍起，地方官兵多次捕捉，奈匪寇刁滑，难觅行踪。特申奏朝廷，伏乞圣裁。

这道本章惊动了朝中文武，唯有严嵩暗地心喜。他心中暗想：宝成地面强人如此猖獗，决非一般草寇可比。不如保奏徐阶前往宝成巡察，再暗中用计，将他杀害在外以除隐患。严嵩当即上本保奏，世宗准奏，着上科进士刘朋、授宝成知府职，刻日上任；命徐阶为钦差，视察宝成府，务必肃清匪患回京缴旨。

徐阶已知严嵩用意，既承君命焉敢违抗！散朝后回到府中，仔细思量外巡之事，心中欢快，从京都到宝成府，沿途州县遍布严嵩党羽。据得到的可靠消息，一些地方官吏与不法之徒暗中勾结，祸国殃民。年前发生的军饷被劫大案，也与宝成地面有关。此番宝成之行，事关重大，不可有负君命。

数日后，徐阶离京起程，沿途顺理民情，查办贪官污

吏、严府爪牙，百姓称颂，政声远扬。行有一月光景，这日，一行人马来到定平县城外。

张守德等人，已经翘首候了半个多时辰。忽见迎面而来的大队人马，真乃气派非凡！正是：

钦差奉旨离京城，
放出国家忠良卿。
文官出朝武将保，
随行五百御林军。
前面跑着对子马，
几对红来几对青。
“肃静”“回避”牌四面，
呐喊之声八方闻。
几对板子几对棍，
几对铁锁几对绳。
捆绑夫提绳面凶恶，
刀斧手抱刀怒沉沉。
八抬轿内坐钦差，
怀揣报国一颗心。

张守德等候到人马停住，大轿落平。见徐阶出了大轿，才率领属员上前参见。徐阶寒暄几句，传谕一同进城。行至十字街头，忽从人群中奔出一个女子，跪倒街心，口呼冤枉！管事赵良上前问道：“下跪之人何阻拦钦差大轿？”女子答道：“小女有冤。”“既然有冤，就应该到地方衙门控